# 罪惟錄

罪惟錄列傳卷之二十九

宦寺列傳總論

國初嚴自宮之律。罪至死。及其家。其隣其里老。其諸隱匿之者。於是著令。不得通文義。涉獵傳。宣外旨。詐預政。典兵。牌戒至月一而。洪武五年。復申前禁。有內侍偶語次外朝。立遣回籍不復。十七年。復勅內官勿聞外事。諸司毋與內官文移往來。嘗令吏部。裁定。黜陟之。往往不傳。大率積難後。權璫惡其害己。去其籍。于是諸監宦無所稟法。但有奉賞。至司禮監。而止。夫司禮謂。屬乎其出在名下。終身不敢二也。太宗之任諸閹。主兵、監營、出鎮、坐廠、後代奉以為

祖訓而初祖訓則義觀之勢有萬々不能復古者
始于特遣諳臣入〻初御然則因緣根蒂豈止文移往来
而已設使不解文義即寵尊、不能矯五指以行諸文書〻、
未易悉以還其舊而然而變逆故不識字蓋 蓋最深則識
字者子之日夜即連居然御聞獨記高皇帝讀史至盡
朝居為之驚心動目豈知未祀受敗牽由此歷朝諸章中一
或不無端謹勤勞然使於華見德知可見功也不可知況
見不德無功而見為有功其可乎撓自典矣最甚以至極
理倉場提督營造珠池銀礦市船織染無不領遣其後一
切選掌璽、刀罷手換故君、不問嫡請張佛唐隨元子、不恤

播弄倖柄。盡屠義類、不顧。二百八十年。興安覃吉善。不過數輩。其若雲奇王承恩輩。又祖訓之所不敢望者。抑按表忠祠西附祀、載有內臣胡伯顏、段寔相傳致命遜國之日者、尚未詳考、又按史餘所載、中人當刑、無赦著律、國初止剝皮瀆墮二條、以刑餘加等、當搒刑也、祖訓刑部有案內司。不知何時剗去。要之正統中監振時已無祖訓可徵。夫成周之制、以冢宰統閹寺。西漢之制、以丞相監宮中。宋人循周漢之舊。以宦官副屬於宰相樞密。故內侍任守中有罪。韓絳公得以擅名而議之。近若果彥倚言利。僕射葉顒得以逐至政事堂叱責之。終宋無奇禍。視周漢有加。

金聲桓　劉一鵬　湯執中　劉文煒　余應桂　何弘仁　郭天才　李士奇　彭述凱

王士華　朱三々　吳天聖兆　李奎武功　吳著　等十七人　著其沈氏　沈廷揚　李成棟養子

元徵々妻　妻養子李建捷　周朝　姜瓖　舒忠讜　郝尚久　諸傳逸失不見

# 宦寺列傳上

杜安道 李善 胡清 董良 趙成 而聶慶童

杜安道者，以鑷工侍太祖宿衛，授尚冠郎，歷御用監。國初外臣入覲，內職惟安道一人，而中官往外衛則初置定遼牧監，以李善為監副，胡清、董良為御長。安道在上左右數十年，上與諸大臣帷幄計議，安道必預知，惟縝密不外泄。遇諸大臣前，猶一揖不敢口擬，退出入內庭，而步可數。後遷出為光祿寺卿，又內使趙成八年奉命市馬河州。二十五年，尚膳監而聶、司禮監慶童亦出市馬陝西河州等衛，以里諸[illegible]馬，茶給之，內臣出使即

論曰、天　而與中　名亂　後世　年安

外衛出使。則為不孝善趙成為口寔也。洪武中、內官之禁甚嚴。而所見任用如此。頏走命惟謹。衆命如無其人。

雲奇

雲奇南粵人洪武中右丞胡惟庸邀上幸其第觀醴泉奇以内監守西華門刺知惟庸且謀不測走輜上輦言狀氣勃崒舌駃不能達上怒其不敬左右撾之折其右臂垂斃手猶奮指賊臣家上警悟以御史中丞涂節告密遣人圖惟庸第云得壯士衷甲戢伏屏帷間及召奇已死上悼之贈左少監賜葬鍾山給酒掃戶六人嘉靖中贈太監

論曰罪惟庸以不軌甚之云爾從兵間久窃柄太重內外疑之夫雲奇舊指何遽稱知衆所以待至謁登城望見魔如鄧如開門如事如湯熙處如此且涂節之告已

移時矣。猶伏屏幄間。何拙也。豈至尊無衛。至此乎。當時雲奇或習知吳右丞不歎。勸帝輦勿臨其室。是其誠摯尔。〻不必果有其迹也。

鄭和　孟驥　李謙　雲祥　王安　馬靖　李進　馬雲　阮安　沐敬
田嘉禾　王彥　李興　王琮　李達
劉永誠

鄭和，初名三保，雲南人，與西番人孟驥，初名添兒，滇人李謙，初名保兒，胡人雲祥，初名猛哥，田嘉禾，初名哈剌帖木兒，而狗兒者，為王彥，燕王時，皆以鬬從起兵有功，後皆賜姓名，而彥最敢戰先登。入國後皆授太監。或言建文帝出走外藩，上欲蹤跡之，永樂四年，乃遣太監鄭和為使，貳以侯顯，擇舌人馬歡輩從行，帥舟師三萬七千人，發福州五虎門，行舂西洋古俚滿剌諸番，凡至二十餘國。往返幾且三十年。自占城東南，通國十數。蘇門最遠。自蘇門通國六七。

柯枝最遠。曰柯枝通國六七。天方最遠。而天堂印度諸國亦在職方。宣威海外。一破國。都所擄。遯亡。三擒大盜酋採取未名之寶。以巨萬計。內臣之專征外國。自和始。

王安、女直人。初名不花都。亦從鄭和等從燕起兵有功。永樂八年、令安監視京營。自是王彥、鄭和、及脫脫、相繼預京營。監視。自安始。時又有馬靖者、巡視甘肅與西寧侯宋琥協鎮。則內臣出鎮。自靖始。太宗晚年、急欲聞外事。始創置東廠。令刺大小事以聞。於是諸貴人駸用事、然上故英睿。諸貴人御踰軌。立付囚繫。時有李進奉使山西採天花上聞其不法、遣兩御史械還。有從府尹何寶私索工匠、下錦

衣衛訊治。弁召寶責之。然繼鄭和而出使外國者。又有李興以內官監奉勅往暹羅。後又使王琮同給事中巫進冊封占臘。李達同員外陳誠、窮使西域。而洪熙初鄭和復守備南京。協都有守備自和始。成祖崩榆木川、大監馬雲與大學士楊榮金幼孜、定議秘不發喪。而御馬監少監海壽、馳訃太子。

阮安者、交趾人、一名阿留。頗清忠。成祖草創燕都。安以太監任之。規畫頗當。工曹諸屬、率拱手受成。先後賜予極富。悉輸工作。私橐無十金之蓄。景泰中、出治張秋河、卒。

沐敬、係建文朝太監。性鯁直。從成祖征阿魯台 師老塞

外。數勸上班師。上乍之、曰反蠻敬。仰視上。曰。反。蠻。罔。不。知。誰。是。上命曳出斬之。敬自若。上徐曰、我家養人。安得皆若奴。釋之。尋亦旋踝。

劉永誠、太監性忠謹。習騎射。三扈成祖兵間有功、後歷西陲大鎮、凡總京營二十年。諸從軍為指揮千户者數人。以姪聚為後軍左都督。聚封其高曾祖、而不及父、成化初、聚以西陲功、用曹欽照武伯例、封寧晉伯、永誠卒、上議欲追贈伯爵、內閣力爭、曰祖。宗。成。憲。具在。敢違。之乎。事得寢不行。

論曰、明累朝率中貴用事。百職咸仰氣息。恐後。遂至厭

閣不能爲天下一人則皆自太宗時始之矣燕初起不可爲名士大夫多偏屬而諸閹無所顧惜且又多域外人文皇既借其鋒便不能如祖訓云云勢使然也和之專征外國安之監視京營請之協鎮三邊因而刺事東廠出守留都分蔭弟姪至於規畫營造不足論矣嘴院安之橐燕貯金沐敝之加請回蹕岣輦中幾人哉

## 劉順

劉順小字馬兒燕王初起亦與有功歷英廟時爲御馬監或言其弟某鎮西陲且反上以疏示順且大發兵順曰無庸當令其自裁報命乃奉單詞至彼先叙家人歡尋以義責其無禮弟輒自縊順以暴疾聞歸朝請間曰奴逆黨也不可復事竟以壽終

論曰順弟不必有逆命事或驕檀有之觀其以順訖輒自裁恭托命獨恭帝命也果忠弄潢池起豈數語能定之乎或云有甲士行葯之尔尔然不聞吉凌得寔一事

## 金英 范弘 阮浪

金英者、宣宗時已入司禮、與興安皆有賜名、嘗受免死詔、後私芻牧南海子、與范弘、英亮共下錦衣獄、尋釋之。弘交阯人、正統中、凡經筵講義及制誥實録等事、皆以命弘。弘剛果、勇于爲善。後與土木之難。正統十四年、英受太后命輔郕王居守、及英宗北狩、侍讀徐理倡議南遷、英大聲叱之、令扶理出、是時都人洶洶、英靜以鎮之、勸帝薦任于謙議戰守。久之、帝將易儲、語英曰、七月之二日、記東宮生時、英佯不悟、叩頭曰、東宮千秋辰乃十一月之二日也。帝爲默然、帝言懷愍。英特以憲廟對。英嘗以奉使南都、且還朝、

南公卿皆出餞江滸、獨大理卿薛瑄不與。帝問英南公卿如何、英曰、薛大理一人耳、人服其公。大理卿俞士悅請清刑獄以消天變、命英同三法司會審、英齎勅黄蓋騎導至大理寺、為三尺壇、英中坐、尚書左右坐、內臣與五年審錄自英始。英始時英代振掌司禮、言官尋論英不法數事、帝即下英法司訊治、禁錮之、斬其家奴二人。而時有阮浪者、交阯人、傳通群書、以禮自持、故御用監左少監、景泰中、以老成端謹入侍。時已更立太子、上皇錮南宮嚴、指揮盧忠及尚衣太監高平、使人告浪謀欵挾衆發南宮、出上皇、收浪竄治、浪怨恨不撓罵、一人竟繫獄死。上皇復辟、贈太監、賜秘

黜。殮葬如禮。收忠、平，磔于市。

論曰：英與興安齊名，而于東宮屬主事，則安大不似英矣。弘與浪皆產交趾，頗傅以儒術，若其為忠平所告，則以諫而得罪贈。按浪嘗侍太上，每蒙內賜，在南宮時，偶以故所賜綉茄囊與鍍金縧束刀，賚其下抽分內官王堯。堯以擊毬露囊刀于指揮盧忠家。忠與太監高平遂誣浪擬復儲有迹，坐辟。天順中，平、忠付市，而浪與堯俱給贈廕。寔出偶然，然則坐辟以太上賜故，即不受誣，頗為代廟所不可。

程宗

程宗、宣廟時為翰林編修、以事遠謫、宗是夕夢青鸞集五鳳樓、二卵而去、中官有善占夢者、曰、公其宮刑乎、三日、果然鬚脫成宦者、召入侍孝恭皇后、以文臣罹此、為惻然曰、有子乎、對曰、有二子、后曰、賴有是、不然、後世謂陛下何、一子後舉進士、

論曰、不意宣廟之日、致負此刑、翰林官稱太史公、迺真有馬遷之禍乎、或曰宗未嘗有罪也、上臨教宮人出此耶否、史不言其罪、未至腐刑、且例不載腐律也、帝三失矣、宣廟好文而詞臣得此乎、時京師人王敏、以難刑

幸上、与其伴同名、伴内長寵、敢殺宮刑、創意而佛、棄舊失寵、得其敢、相抱論失、敢後守諸南京、壽終、近此宣鄉曉知紀紐微齋也

劉寧馮智

劉寧、宣德中長隨也、宣宗嘗上馬而胡床折、寧曲躬代之。他日、泛舟失水。寧急沉伏援出。遂嘉其忠、命掌司禮監、而不識書、令王振代筆、移南京守備。後景泰中、以清謹受知。上命寧出勾一內使、還過故城、故城丞陳縉性悍急、聞有內官至、乘醉直前、捽寧批之、同事御史莫能止、奏丞無狀、逮至、上以。縉一時昧。於所聞。原而赦之。寧。終不報。時有金吾指揮傅廣者、陳願腐、効內庭、上曰、已有例禁。此人身。為指。揮。欲。何。求。付。刑。部。擬。罪。于是即不如禁而私宮者寡。楊慶、宣德中太監、慶治其私第、工部尚書吳中、私以官木

遣之、上下中獄。于是裴可烈馬役唐受等咸坐棄寵害民、可烈拷死、役自經死、受凌遲死、上嘗謂王瑛曰、此非朕欲棄之、實其自棄、時榜示內宮內伙、及小火者、各宜湔洗、嘗賜司禮監金英范弘免死詔、然亦法行、內官監袁琦、其屬阮巨隊等十人、出虐民、上械琦、而剮巨隊等十人於市、

馮賢宣德中太監也、奉命出鎮交趾、駐諒江、黎利反、城陷、智北面再拜自經死、詔旨曰、此內臣殉國之始、

論曰、宣德中賜免死詔、亦特例也、功臣猶加爵不能沒加以再生報之、二監屢謹無過、寧及此、監慶撞公從、罪工部而不及慶、豈可烈等為之乎）罪可烈以湔洗慶乎、時

頗能裁制近侍處揚慶袁琦等皆有法特嘉寧忠而曲
使王振代筆司禮敎猱訊杖則澈法所累再傳而又見
矣交趾不靖寔由中官聚斂如瀉智以萌見則非任閹
鎮時中所期哉

## 興安

興安。景泰中太監。頗有廉操。人不易干以私。然短於才。每事必咨詢二三故舊大臣。土木之變。與李永昌奉勅整理軍務。以內臣而總京營。始此。自欲奉還上皇。安迎帝意。不即答使。將王誠舒良用事。懷愍之立。或以為安亦與謀。常敬事于謙。以為舉朝一人。謙竟得効能社稷。安左右之力也。英宗復辟。省臣訟言誅之。上貸安死。但令不視事。而獨赦誠良等。良妻進所遺四宅。上以四所還之。安受佛戒。遺龕粉其骨。浮圖文佛云。

論曰。自王振後。勢已積於內侍矣。如蕭愍必欲屏斥宦

幸雖負有磨拭日月曠世逸才保無中撓之者乎故少保讒之賴有興安猶夫後太師居正之賴有馮保也安當半分真定之勞至其與閑嚴立讒且不能奪帝隱何況安論者遂謂安事佛粉骨作供所以示報然則觀天猶殘扎

## 覃褒

覃褒廣西人、知書、能吟詠。性持正不阿。上皇復辟、景帝崩、奉命掌其宮事。已而上欲入宮撿閱、褒不從、斥責之。褒大呼、赴池水自溺、曰、奴縱不敢奉詔。上遂止。成化中、為司禮太監。昭德妃索黃幄急、褒不與。妃泣訴上、召褒面責之。褒伏地叩、祖宗舊制、惟太后中宮得用黃幄、妃而奉狀、后將安施。且妃何獻之有。上怒、不及其詞畢、促詔獄、杖二十、謫守南京、褒在職尤守法度。未嘗以曲干諸司。才幹罷局選諸守備云。

論曰、復辟後、奉檢景帝後宮。上皇即支受。而所以不安

夏皇后及其宮主勢必大困褻非秘景甚至上大侮
在廷所不及也至于不遵黃幄之請且曰妃何敢之
有時諸侍誰不惟妃東面否輒死然詰豈昭德宮所
激聒乎褻瀆欲以身殉哉口矣幸帝猶念先入老宮
家不全詞累付獄謫南京所以生疾衰也夫

覃吉

覃吉、廣西人、初為典璽郎、老成醇謹。通書史。持論方正。儒生亦以過之。成化十四年、東宮方九歲、吉侍起居惟謹。口授孔孟曾思等書。暇則開說五府六部。天下民情。農桑軍務。及宦官擅權蠹國之弊。曰奴老矣。無所望。願他日天下有賢主。上常賜東宮皇莊、吉曰、天下山。河。皆主。有。莊何為竟。辭之。一日伴導東宮讀萬里經、而吉適至、東宮輒取孝經列案。稍自覆。其為東宮。所嚴禮如此。凡東宮出講。吉必令致敬講官。務周折。句臣張端不然之、吉曰、導師傅禮如是。他日孝宗甚命仁賢。吉輔導之功也。

論曰、吉与襄皆單。皆廣布。定為一氏。其務為善。有法瀕所不能者。豈其本家論。必以孟氏為楊園之助乎。孝而德器。自侹。與憲廟 時故別。然則二單之所遇蹇諤與陳論分焉矣。

懷恩 陳準

懷恩者，山東人。宣德中，太僕卿戴希文子也。弘熙中，侍郎戴綸以直諫，觸宣廟怒，抵死，連族逮，希文腐，其幼子為小黃門，賜名懷恩。少受業於學士錢溥，通典故，性忠鯁，能持正。成化中，昭德宮獨專內寵，佞幸廷臣錢溥、常春、王敬等與內監梁芳、韋興用事。昭德宮好奇玩，芳令其弟錦衣千戶遍私採禽鳥珍玩以進，引用方士李孜省、僧繼曉，驟尊顯。嘗取中旨與官，不由吏部，名曰傳奉官。傳奉官多至千人。有脫白而至太常者。繼曉嘗入禁中，以妖術惑上，上為建大鎮國永昌寺，尊為法王，費內帑金錢數十萬，賞賚無

弄、孜省亦善符呪、並授太常丞、尋至禮部左侍郎、掌通政使事、時懷恩掌司禮、從中匡贊紀顏敢諫諸人、亦每憚懷恩術欵戢、二十一年、星變、詔黜傳奉官、御馬監張敏、特疏請恩、伏庭下、懷恩徐曰、起也、病足不能為禮、卽何為、曰得旨、馬坊傳奉不必動、懷恩厲聲曰、星變專為我輩外臣何與、今甯欲正法、汝又壞之、昔天褒汝、欲素驕貴、又芳輩輩其言、不敢吐氣、歸憤恚死、會刑部員外郎林俊、疏乞誅芳繼曉二人、以謝天下、上大怒、下俊獄、欲誅俊、懷恩叩首爭之、上不聽、上曰、汝與俊合謀、卽俊安從知宮中事、提御硯擲懷恩、懷恩以首承之、不中、上又怒、仆其几、懷恩辭冠帶

伏地哭不起上叱懷恩出、懷恩輒使人語典詔獄者、若等諂梁芳傾俊；死當不生若稱中風臥不起上怒解、廑使芳問恩俊得不死外議、而芳等恩寵如故、已而章瑾進賓石、求錦衣鎮撫、上命懷恩傳旨、恩曰、鎮撫掌詔獄、武臣極選、奈何以瑾得之、上曰、懷恩乃又逆我、曰、非敢違、命違法不可上為陝命覃昌、懷恩嘗曰、允和國事外徒背諫言南可行因諷兵部尚書余子俊、子俊謝不敢、遂嘆曰、吾固知外庭無人時南京兵部尚書王恕、數論事、恩曰、天下忠義一王尚書云何恕能而萬安、劉吉、彭華、尹直、入閣時梁芳常興等作淫巧禱祠黨寺廟內藏十餘窖盡、上不懌、

曰、壽已矣、後有算汝者、芳等懼、謀以爲興王、上所愛、而萬
貴、妃有寵、從貴、妃勸上、立興、王可以長、當貴、貴妃果言之、
上召恩、微示意、恩免冠叩首曰、寧殺恩、不敢與聞、上默
然、恩退、閉門不出、謫恩守陵、鳳陽、欲皇嗣國、乃召恩還、力
言上逐安去起恕爲吏部尚書時言路大開或指中官爲
刀鋸之餘覃吉見奏、大怒、恩曰、吾儕實刑餘、何怒及卒、上
震悼賜祭葬、祠額曰顯忠、而時有陳準者、與懷恩善、準順
德人、代尚銘直東廠、集刺事諸緹騎、令之曰、大逆告我非
此則有司事若無與中外安之會權璫故致入人罪、令準
按之、準不能辭而責具獄急遂逃數日不可解而縊人而

求悦于人、吾不能為、遂整衣冠、閉門自經死。

詩曰、恩諸父綸以直諫死、而連恩父非法、之廟其子益非法。且在宣德中而有此非法甚。朝亦嘗過舉和恩任顏持諸伴偷力救郎官、後得不死。亟口王尚書死諍興王不可立、諭循直諫之語也。恩所善陳準至自枝以平徽、豈有所受之邪。

何喬

何喬浙江餘杭人幼慧辯嘗從侍郎陳音學陳遷南京太常卿喬送之李西涯戲之曰師弟若分離不做太常也能音凡與人語多也罷二字故云喬以西涯好言何妨應聲曰君臣如際會便除太學何妨弘治中以內監長隨僉素好讀書上書言錦衣官數靡廢廩祿且乞恩傳奉非盛世事請勅除之又云賜蟒乃文武極品吾第何功德在而蒙是乞加追奪不果時張后兄弟數出入禁中喬深忿之以為亂祖宗家法一日上與飲起如廁釋御冠于坐張戲著于項又倚酒污宮人喬怒掣金瓜俟之宮門欲鎚殺之小

監為淺張之情間脱去厥明、閔復上疏論張大不敬無人
臣禮、后大怒、召閔寵主使、曰主使兩人、一姓孔一姓孟已
故給事中龐泮、御史黄山、論救、上責對狀曰、内事何由知、
并坐罰俸、于是主事李昆、進士吳宗周、復論救泮山、尚書
何經亦言之、張后竟授意太監李廣、杖死閔、閔死、上思之
論祭而勒其文碑之

論曰、請嚴傳奉、追奪蟒賜、以長隨而得罪諸公、敢言
言官亦未易辯古矣、至以不敢望后家人、使欲便宜
行、乃上聞、較析檻、識衣、義更烈矣、相傳昇初死葉裁
銅鐵々有聲如稱冤者、上悸、故碑祭之、最一日丈昆、

蕭欽

蕭敬者、南平人、英宗朝、以長隨侍便殿、有心計、上閱射、敬三發三中、陞監書僉事、奉使荊襄、以清約聞、憲宗初、以內官監督倉、明察。時有規諫。孝宗大漸、與閣臣等同承顧命、時內庭張戲（作樂）、敬曰、梓宮在殯、金鼓之聲、胡為乎來、嘗以上御璧八八、責劉健講經筵進諫八八、共毀之、然武宗猶以其老成諳國典、頗信用之、諸監歆有興潛、輒各散貢問、敬輒對、非先朝故事所救正為多、及楊一清為相、政事有乖違雖白、輒託敬附奏、或為閣中杭語所傷、不動、世宗入繼大統、尚侍左右、敬凡四更、筆四掌印、幾五十年、門下

中貴百人二從孫韶代皆登第貴顯錦衣數人致仕日、
夫月米比輔相有加年九十一而終賜祭葬敬善詩工書
喜彈琴溫恭下士故寧藩嘗與通好寧敗以敬年老免逮
罰其金閒住歷仕六朝內廷行步不差尺寸比者後閣蕭
然有林下之趣絕口不談時事

論曰以中官預顧命事創聞頗六臣所得爲無不爲即
何不爲此而敬誠不負苦上棒宮金鼓爲閑邪第一義
武廟猶不以直諫罪之誠所感深也寧藩通好或以其
老成曲致慕尚夫行步不差尺寸之前豈真吐私意備
綢繆非

崔升

崔升、為福藩承奉、崇禎末、流寇陷河南、福王常洵被執、世子跳、獨承奉崔升從王。路語王。殿下神廟愛子也。逼不自知。原先人哉。似不恭王者。王詰賊所、賊自成、〻〻、系〻、王氣弱、承奉遽持王。主、止。色。大言。曰。〻安渴。至此。只。一。死、以。謝。神。廟。王手足以正及難而滕賊、〻罵曰、爾何敢主繳而自犯之。承奉曰、、稱。狀。王。屍。厚。葬。之。賊、〻不許、賊黨牛金星來保舉。當就其志。賊乃葬王以禮。事畢、承奉入。請死。引。賊。及。自。殺。牛金星、明寶豐舉人、來儀。東評〻

論曰、以承奉 朕正王之終。王滕尊。至尽升時。。

死。升滕六重。斗來二賢書。滕安在也。他日知

使。升。而。在。何。至。撤。回。馬。上。封。

王承恩 李鳳翔王之心高時明褚憲章為小璫張國元又小監及呂時子

王承恩，崇禎中為司禮太監，十六年，使督察京營。明年二月，賊李自成自山西犯真定保定，上始聞晋中全陷，以文武不任，遣內官監制各鎮。高起潛監寧前鎮，盧惟 監天津通德臨清，方正化監真定保定，杜勳監宣府，王夢弼監順德彰德，閻思印監大寧廣平，牛文炳監衛輝懷慶，楊茂林監大同，李宗先監薊鎮中、、張澤民監西協，而杜之秩與鎮將唐通協守居庸。兵部上言各處物力不繼，而事權紛掣，恐使督撫得藉口推諉，不聽，仍令太監馬典、理馳赴大同，督兵援勦。自成宿陽和，長驅宣府，宣府叛將白廣恩

於大同鎮將姜鑲、亟降、監視杜勳、緋袍八騶、郊迎三十里、勳家云、勳已死難、上聞之、贈司禮監太監、廕錦衣衛指揮僉事、立祠、已上徵助餉勳戚大璫、令太監徐高傳諭嘉定伯周奎倡助、奎辭、高雖之以泣、勉承二萬。太監王永祚三萬。曹化淳五萬。王之心最富、上面諭之、口承一萬。中官遂各大書其門曰、此房急售。襍出雕鏤玩好器物陳地。市以示貧盡。之心卒被賊拷、輸十五萬。不休也。三月、詔水恩提督內外京城。召前遣化淳等分守諸門、賊自柳溝抵居庸、柳溝天塹、百人可守。竟不設備。杜之秩與唐通迎降賊逼都城上、召對諸臣、為泣下。傳命內臣守城、衆譁曰、諸文武

胡為、昨者力止內探乃須我、或曰、我輩月糜大官俸五十萬。安得辭。請如己已歲所派來城數十人、自成向彰義門設座、晉王代王左右席地坐太監杜勳侍其下、勳旋呼城須縋一人出、講城上請縋一人質勳上、勳曰我勳　所恐、質何為、承恩遂與同入大內、方盛張賊威、而守陵太監申芝秀、亦以賊令縋城上、入見、備述賊不道、諸語請遜位、上。怒。叱。之。內臣共請留勳、以二王為辭、復去、且語城守內監王則堯褚憲章等曰、吾輩富貴自在也、何慮、承恩礮創賊數人。而太監王化成等酣堞下、上急召承恩飭內員親征。而彰義門啓矣。內城陷、有奄急報、即走去、呼之不及、上

與永恩幸南宮。登萬壽山。觀烽火。還乾清。時皇后已自盡。遂與永恩對飲。引滿數四。易靴。出中南門。承恩尊上。手持三眼鎗。率內侍數十人、皆騎而持斧。出東華。奔正陽門。門閉、偽稱內旨。不聽。矢石相向。時成國公朱純臣守齊化門、承恩等詣其家、家人辭、復走安定門、門亦不啓、天且曙矣。復還南宮。登萬壽山之壽皇亭。上殉社稷。承恩亦從。難。弘光中、科臣李清等核。上內臣殉難。李鳳翔。王之心。高時明。褚憲章。方正化。張國元。祔祀旌忠祠。而謚承恩忠愍。按之心曾預緝奸功、蔭錦衣百戶、被拷、國元歷協鎮監視、亦蔭錦衣、獨正化死保定最烈。附張羅彥傳中。諸死未及詳、時

太監王德化、內員三百餘人、迎賊德勝門、乞仍原職、各司印官迎亦如之、獨有一少監年可十五六。緋。衣。拳。墻。石。死。又呂胖子者死。御。河不知其名、自成以數十騎闖大內、杜之秩等前為導、自成惡其背主、欲殺之。秩伏地乞哀曰識天命故爾、自成卉之去。明年、南京失、有馮小瑞投秦淮河。死。失其名。

論曰、此可追洪武中雲奇之烈也。彼身死而運存。承恩扳胡与升。九京不孫。月靡大官俸五十萬此三数聲者哉。杜勳八騶郊迎、之秩唐通謁忍後、而申之秀入請遜位、王化成酬墀下、王德化率內員二百導德勝門、杜之

秩陪大內、且請京局各職銜、嗟、成祖破祖訓特優諸閹、列朝引為例、積日甚、竟泰山為報、千載浩歎、而況乎帝手剪魏上公、不自悟、使非承恩魏之黨皆可斜為過尔也。

宦寺列傳下

馮麒

馮麒、洪熙中、以太監勑鎮交趾、恣貪虐、時召還、嘗矯內旨下閣、勑麒復往交趾、閣臣以請、上大駭。曰朕安得有此。閣此奴去交、人如解倒懸。豈可再遣。時黃儼江保二內監比周三郡王、多不法、上命誅之。

論曰、矯。制。罪。甚。雲。交。通。卒不聞市處。坐儼保比周不赦。而寬麒。仁廟柔過。抑。豈。猶。以。永。樂。中。所。遺、惜。哉。抑。閣臣以請。而不為持法。何也。

## 王振

王振、大同人、始由儒士為教官、九年、無功、當謫戍、詔有子者、許淨身入內、振、遂自宮以進、授宮人書、宮人呼王先生、宣德中、使侍太子講讀、太子雅狀憚之、為東宮局郎、先是、長隨劉寧以恩倖掌司禮、而不知書、上令振代筆、尋寧奉詔他出、以政務委振、振〻安之、寧歸不肯、謝事、遂移寧為南京守備、權重、自寧始、振既為司禮、宣廟崩、英宗年幼、呼先生不名、上嘗與小臣擊毬、振至而止、詰旦、駕在閣中、振跪奏曰、先皇帝為一毬子、幾誤天下、陛下復踵其好、如社稷何、上愧無所容、三楊歎曰、宦官中寧有是人、傾傳旨每立

閤外不敢入三楊呼入出以寵異之振自是權侵重太后聞振待上多不律賜振死上爲跪請得免振乃還忌三楊會福建僉事廖謨杖死驛丞有司奏逮治輔臣榮溥曰謨罪當死士奇曰宜論誤因公律請裁於太后振因間言三輔言皆私坐死過重因公過輕自是奏白多振裁決亡何振又發榮受宗室賄請覆按之榮竟憂憤卒太后崩士奇溥相繼歿內閣權一歸振振動以它事中諸大臣法學士劉球上封事請卽天變削振權振怒摘疏中語下球獄殺之自是公卿畏禍重足一迹皆爭附振免死中外言官歲時皆有重餽尚書徐晞都御史王文侍郎王祐事振尤謹至

尊稱俊父武功中衛指揮使華嵩與振侄爭娼髡嵩首漆
之枷示教坊門監察御史李儼詣光祿寺監收祭物振過
之以平立應對傲下錦衣獄戍之振又請征麓川夷而以
太監吳誠曹吉祥為監督敗績內臣監軍閫外自此始師
旋僞功蔭侄山世錦衣衛同知侍經筵復官其侄林世錦
衣衛僉事予勅褒獎僞至嘗令郭收造銅鐵箭鏃遺瓦剌
使臣用良馬賂振內使張環顧本等及錦衣卒王永一再
匿名數振惡揭通衢振發之咸磔市十四年北虜也先入
寇振挾帝親征至宣府群臣交章駐蹕振怒俾令畧陣成
國公朱勇有所白膝行而前振令蹤草中至暮方釋乘輿

北狩、振死於亂、郕王攝政、尚書于謙彈劾奸振言、王無所決、謙率衆痛哭。聲徹外庭。太監金英狩承令旨、諭指揮馬順籍振家、衆曰、順。振黨也。起。捽英。英順遁前、解、給事中王竑奮。提順。首。須。史。攢。裂。順。盡。血。流。門。閾。衆怒、未已。索振黨王長隨毛貴等二人、英懼、出二人。並。擊。殺。之。戈。三。殞。陳。東。長。安。門。陳鎰奉令旨籍振并其黨彭得清內使陳管家等。須之、執振侄錦衣衛指揮王山至、令旨與諭百官各退莅事。拜。謝。出。振宅在宮城內外、凡數處重簷邃閣、僭擬宸居器服綺麗、尚方不逮、玉盤徑尺者十、珊瑚高六七尺者五六、金銀十餘庫、馬數萬、匹、磔山于市。其族無少長皆斬。山

弟林、亦以錦衣衛指揮從振死于亂、姬妾百餘人、併沒入、後天順中、曹吉祥請追復王振官、賜祠祀、上從之、內官立祠、自振始、時御用監太監喜寧、既從上皇陷虜、輒導虜扶上皇入寇、邀賞賜、上皇命校尉袁彬、以密書報宣府誘擒之、至京、磔諸市、初、振用事時、諸內監挾其威、惟曹吉祥而下、太監亦失哈為遼東鎮守、九年、賜歲米四十石、則內臣加祿之始、十三年、寧陽侯陳懋為總兵官、征討鄧茂七、太監吉祥王瑾監督神機火器、則內臣監督之始、瑾初名陳蕪、上嘗賜兩夫人、天順初、又賜太監吳誠妻、

論曰、三楊明于事、以時所恃太后儼正、一一[illegible]近倖之、

訓戒果由振天子勉為善否非治世所宜云偽恭
輒謂張承業再見且太后聞振傲多不律三楊獨不問
乎以太后命誅之易易三楊未免以帝寵太后春秋高
不足恃寧存之以悅帝自便則私帝以長振也李之反
自戹悔無為矣永樂中內臣諸例皆創見乃又益以監軍
監鎮立祠加標久遂奉為故事是故明之所以衰一例字
遂之

常力轉 單增陳義劉茂

常力轉、景泰中右少監、與陳義、單增、劉茂等、咸貴幸、增誕日、公卿爭購土物上壽、過奢。給事中林俊廷劾之、下增獄、尋釋之、而力轉與錦衣卿軍妻不與宿、杖死其軍、又與養子妻淫、戲射死養子、上付法司鞫、戍之。陳義者、為鐘鼓司掌事、奉旨進伎女李惜兒等、先後入宮、教坊發其事、上誅義及教坊晉榮、而釋惜兒等、劉茂常以馬載唐妃遊西海子、馬驚、妃墮、茂復選良馬二十、日控習之、以應、天順中、奉命籍郕王所賜諸妃白金三萬餘兩、寶石萬餘、茂不以聞、坐禁錮、

論曰。宮刑犯奸律。何擬必宮。可以內侍。如陳燕賜西夫人。吳誠賜妻。是以奸教。何取乎宮之乞力。韓救其軍。殺其養子之意。何可使一日入宮。魏客之所自來也。

汪直　阿丑　尚銘

汪直、大藤峽猺種也。初以叛桄籍。直年數歲、都御史韓雍奏閹之。憲宗朝、為昭德宮内使、以年少便黠得幸。陞御馬太監。同監葉達、以長河䘏功、辭賜。乞陞其兄成錦衣衛、戶官。部執不可。直贊如得特陞指揮僉事。內臣辭賞乞陞自達始。成化十一年、妖賊李子龍出入禁中、與宮人亂、伏誅。上銳意欲知外事。始立西廠、任直刺事。俾東廠而勢出其上。恣羅織、屢起大獄、以為功、加歲祿米。閣臣商輅兵部尚書等、相繼疏直罪狀。上怒曰、一內監安得係天下安危。命內臣懷恩詰責大臣。諸大臣具數其罪。還報。罷廠

勒諭月，御史戴縉因天變陳直掌廠大有緝捕功，上悅，遂復廠事。直尋以他故中諸大臣，坐忠削籍，輅罷，免。縉遷尚寶司少卿，尋陞京都御史。直任錦衣衛吳綬為刀筆，權移主上。尚書尹旻、王越，都御史陳鉞，皆附直，得擅風要。初，旻介越謁直，直看越伏地拜，乎越曰，安得六卿下人者。已而越見入，懾不覺伏，狀下白事，竟，叩頭出。旻聞知之，入亦如越體。越乃以為過禮，旻哭曰，自居欺哉。又直巡邊，以都御史牟俸不研膝坐，以貪酷論戍死。由是都察院官皆鎧甲迎直百里外，望塵伏謁，過然後起，入館，復易小帽曳撒，趨走唯諾，親治供帳，上酒食。獨河南巡撫秦紘與直抗禮，直反

謀倖之然察賊首換民數事責不知及還上問各撫臣孰
賢臣對衆然上出然賊示臣：叩首伏罪蓋称然對上不
問凡擅執無罪官員入廠獄如部郎武清樂章太醫蔣宗
武方賢行人張廷綱浙江左布政劉福御史黃本等非刑
酷虐中害大臣商輅馬文升項忠等罷去蓋直黨自尸是
王鉞黃鉞外爪牙則韋瑛王英贊決則御史戴縉：之自
陳也稱直能發楊曄之通商輅李賓等奉為奇勳快直隱
遂薰灼益甚直每請巡邊多歸邊功累加米至四百八十
石先王振諸閹所未有也太監品不過正四計日止廩米
一升五合及衣帽鞋料而已高帝時請量增歲祿至十二石

不許正統中、亦失哈始以軍功加米蓋、以十二石為一級、
然多不過三十六止耳大都米及七十二石則視文武官
官為正一品而傑從衣料遂亦有加無算特有江西無賴
子楊福者、嘗奴事崇府內使、因入京、既輒背之、還南京通所
識、謂其貌逼似直、福乃許稱為直而所識者偽為校尉先
導、自蕪湖縣秉傳食廩歷常蘇由杭州紹興寧波有司皆
承奉恐後市舶司內官亦信而畏之官民多持詞訟往訴
或為之理至溫台處州及建寧延平皆記其糧單振咸所
過驚疑為以取信然為偽校尉所濁都已多及抵福州、稱
有敕旨、自三司官而下迎候惟謹小官怖懼者即枕之覺

以無符驗為鎮守太監盧勝等所獲執問如律偽為真勢張如此久之小中官阿丑者善詼諧偶駕至佯醉不起左右阿之復不省或曰汪公來遽驚走作乞哀狀上笑問之丑曰即誰不驚汪太監者丑又工劇戲嘗作直衣冠持漢斧行無前道辟易或問故曰吾杖此兩鉞何懼蓋以諷王越陳鉞也上哂之丑戲為坊下之歌變聲曰吹撒六千子弟或曰舊称八千何慳其二丑曰其二和掌團營保國公朱家蓋房子保國聞之撤工或作吏部選人聲問何姓名輒作狀謁體曰姓公名論曰公論無所用之去又作聲汝何姓名曰姓正名道曰正道也沒用又作聲汝何姓名姓

胡名塗曰時尚晴尚畧妙左右大笑上聞之、為動色久之、不見罷于是內監尚銘初為直所薦引、輛撤直大同都御史郭鏜及御史徐鏞等遂疏直欺罔弄權擅開邊釁上下直三法司叅擬竄直南京降奉御王鉞叅䕃編管安陸州陳鉞與戴縉皆削籍吳綬戍邊而銘亦以貪肆杖攄職、充南京淨軍銘在、直名得入東廠、為李榮蕭敬所引、得入司礼、人言尚銘入司礼而地震、籍其家、貲數萬輦、內府韋瑛、市無賴、投內官韋姓者、為其家人、從征延綏、冒功、陞百戶、以錦衣充直、用事、及罷西廠、調萬全衛百戶、差操、最遺宦校、瑛在萬全、希大用、乃、自、撰、妖、言、誣、巫、者、劉忠、興、等、十、餘、

人、不、執、走告蔭督太監張善、毒刑訊服、直敗伏誅王英、通事百户也、計欲往遼東撫諭諸夷、會文升奏足不得遂復欲佐直出、以為己功、遂陞千户、李中文升、

論曰、僞直傾半天下真直如伊直亦知何以僞直乎即帝亦知何以僞直而天下為敵以福為僞乎阿丑之戲為直也僞也僞直却真也而帝非罪、直亦非罪、丑以為諷帝以為諧樂諧而諷無罪故曰愛憎惟帝意

王敬

王敬者成化中太監也十九年千戶王臣以左道邪術瀆
上寵眷敬聽臣撥置託購書採藥為名乘傳行江南所
至縱橫責貨科擾剝珍玩及古書畫盡出所為子平遺
集勒蘇州府生員分錄或以妨肄學業而慢敬令有司
追逮至驛中擅笞之于是府學生趙汴等鬨起聲敬罪敬
遯去 上聞下按臣罪擬杖贖江南巡撫王恕因疏諸不
法其略曰伏讀寫帖止於採取藥餌收買書籍他無及監
敬借此勒索東南騷然民不堪命敬未復命而監臣又
以造辦藥梅冰梅疊至枝梅杖常折價六千兩繳江等七府

折價一千五百兩、裝鹽引萬寧國等府銀三萬二千五百兩、又私裝引鹽數百船于江北廬州等府衛、入銀先十萬兩、又勢逼攤於官民、獄認銀三萬六千兩、又勒索江浙兩布政司、并沿途供億、夫馬銀不知其幾千萬兩、擅殺廣民、莫此爲甚。伏望留意於難保之天命、割恩於壞事之小人、詔下三人錦衣衛獄、王臣赴西市。敬、英充淨軍、并籍敬所誣常州知府孫仁於獄。

論曰、幸而王三原之說行。否則敬所爲不止於李廣之小雅矣。廣敗、給事中華泉上言、今天下之財。多聚於大臣。大臣之財。多聚于內臣。中外喧傳、謂爲大京堂、肥槖

二三千可得。朝廷爵祿。聽左右疏脫。伊於胡底。疏中所云餘黨猶播中外。如敬等是也。而不意壽寧侯又以昏夜曲全之。即如敬。寧不可與臣同辟乎。寧不可與黨並戮乎。

## 李廣 王禮

李廣、弘治中太監、以燒煉符籙、進、貴幸、榮寵上心、又嘗為太子立寄于壇、太常卿崔志端、直入王應琦、皆稱廣為教主之人、廣為傳奉陞官、賜玉帶、上最眷愛廣、而大臣遂與廣通賄賂、門如市、嘗假碗戶為名、侵民間土地無計、駙馬貴戚、事之如父、總兵鎮守、呼之為公。禮科給事中葉紳等奏。廣。以千戶王英賄、用乳保為之傳陞指揮、以周玉李恕等僕隸廝役為之傳陞官職、名器之濫。莫此為甚。又疏。廣。大。罪。八。御史張縉。亦。以。為。言。俱報聞、十一年、建育秀亭于萬歲山、成、會少公主痘、廣飲以符水、殤、宮中歸咎廣、久之、

清寧宮災、或曰亭之建、日辰不利所致、皇太后怒曰、今日李廣、明日李廣、廣校吾公主、廣懼、飲鴆死、上意遺有奇秘方書、遣中使索之、首得一冊、冊臚載黃白粲無數、上曰、廣口幾何、乃須許米、左右對曰、隱語、蓋指黃白也、上震怒、命沒入廣家、於是言官張朝用、丘天祐等請出冊案治、諸有名者急甚、賄夜走壽寧侯求救、不期而會者十三人、由是事得寢、時吏部尚書屠鏞、戶部尚書周經、蒙恥、獨求出冊簿、籲不報、已而司設太監蔣琮為廣請祠額葬祭、上可、內閣劉健爭之、上乃命撰祭文、入而已、祠額、又御用太監王禮、愬外戚金夫人、結歡中宮、求當東林珠之命、上不可、后

請不已、簡內帑所儲以賜、召譏責之、若歎借此自肥、罪不赦。遺懷、汗夾背

論曰、廣猶以燒煉符籙進幸也。其声息不下貞。而幸不能忘報復。未減直。黃白藥果生死人。不期而會十三人。皆能割口糧以飽廣。廣何不入父而人公也。廣罪已大著而賜祭。与英廟振遺禍幾失國。而猶賜祠追鄭。帝德類亮。而若此、迄不可解。

## 劉瑾 八黨

劉瑾陝西西安人本姓談景泰中鎮守劉順携以歸冒劉氏初奸黠有口辯頗知書憲廟時爲鍾鼓司官常毆殺市人富抵姻家曹元語刑部主事朱恩減罪杖一百死復甦弘治中與張永皆給事太子家太子即位益親幸瑾及永馬永成谷大用魏彬劉祥丘聚張興號八虎與上臥起日導帝犬馬鷹兎舞唱角觝之好宴遊亡度言官交章論斥上寧自引咎瑾等不問劉健謝遷李東陽皆顧命臣持議欲誅之健憤至推案罵遷贊之獨東陽和之戶部尚書韓文復率諸大臣叩闕下固請誅瑾上遣太監李榮傳諭

詰大臣章步寬之徒等固請瑾意窘欲求南京安置閣議堅持不前下上令八黨咸議閣乞假復不從時司礼王岳者青宮舊閣也與范亨徐智亦恐瑾等佐文等從中力贊之上意稍屈蒙詔捕瑾等下獄瑾等急並趨繞帝前號哭首擢地出血上為所動瑾曰害吾儕者岳也岳常主使言官上乃移怒岳立收岳貴瑾以鐘鼓司而入司禮瑾以前未有也熏提督團營立衆谷大用提督東西廠永等兼司营務分據要害主詞案完皆封其父都督恭荐越制閣臣徒遷皆罷免竄岳及范亨徐智于南京追殺岳瑾每搆耀雜藝上前俟上意酣狎取章奏請省決上曰用汝何為亟

持去由是天下章奏皆積累旨每持固私第罷戢孫聰黜生張文冕輩矯籍以上內閣李東陽遂巡救正暇也瑾陰循同鄉文選郎張綵為黨擢陞綵吏部左侍郎進尚書更改先朝制令悉事苛刻動以微文中諸大臣各遷都御史以下逮繫無虛日稍不如意輒荷校百五十斤門示尚寶卿崔璿按察使姚祥主事張偉坐擅驛荷校日謫戍邊遠由都臺謫戴銑薄彥徽等二十餘人詔獄杖為民尚書文升坐削仕給事徐昂疏救文坐削為民文子知州士聰主事士奇並坐削尚書林瀚主事王守仁疏救戴銑等瀚罷官守仁杖謫而都御史陳壽疏救言官奪戢以兵備吳廷

李勳廣東鎮監潘忠坐枉道回京戍雁門有遺匿名書冊埒數瑾亂政狀帝令錦衣衛即按瑾傳旨五品以下官三百餘人跪午門外烈日中熱死陸紳等十餘人時有大監黃偉左勸得免各郎搜解又太監李榮擲冰瓜解暑即刻皆坐關值凡法司奏讞章內每稱瑾名傳奉瑾見之輒嗔怒都御史屠滽率群屬泥首階下謝罪公侯勛戚進謁叩頭為一拜札瑾踞受之凡辭謝俱稱本御頂上頂上二字從尚書朱恩始將復加內廠瑾領之點抑東西二廠事奏置皇庄于畿內初止七所後增至三百餘所追范劉健謝遷馬文升劉大夏許進韓文王鏊張泰以下誥敕共六百

七十五人學士張芮修撰何塘坐不阿瑾謫外追恨代韓
文屬草郎中李夢陽逮詔獄外謫邊衛以主者得罪盡沒
其所已納改運司納銀開中鹽部解數倍增而邊餉匱
諸曹郎治權諸員指巡鹺皆責入重賄否輒別坐下獄中
貴四出鎮守得預刑名民事橫索外官錢無訖自四川鎮
守羅籥始河南鎮守廖鑾天津溪差畢真奏尤甚兵科給
事中周鑰奉往貸淮安知府趙俊許賄瑾俊不與鑰遂自
刎死工科給事中許天錫劾瑾及以苦無所賄瑾自縊死
嘗修理庄田侵天地壇發坎塚二十拆官民房舍千餘間
欲私其鄉里增陝西舉子至九十五名改舊制南北中一

叅止分南北探花戴大賓已聘妻高氏未歸瑾令棄之其姪女既有所聘輕之不果傳奉閣臣焦芳子黄中為庶吉士不由館課官員矯坐事罰米動至數千石凡朝覲官賄至二萬兩又鈎致遠年故牘錢糧虧損非侵盜者槩加倍追賠于邊差尤甚創為新例罪無輕重類決杖永遠戍邊或枷號發遣枷款日輒死獄卒死者數千人或一家有犯連坐左右鄰有瞰河居無鄰者以河外居民坐之屢起大獄枷三品以下官及籍沒已故致仕大臣并其妻子謫戍寃號之聲聞于道路嘗恨遼東衛指揮姚鑑誣坐縱囚又以刑科給事中沈炤奏勘不如瑾指竟揑劾鑴而戍炤

與長受戚畹徐俌賄强奪民田以南巡撫文璞持正違旨
死父乃甦還其家禮部尚書李燧張昇不曲徇督府表擬
郡王王請咸罷免榜示謝遷劉大夏等五十餘人曰朋黨
欽天監楊源以天文諫崇瑾杖戍之追卒妻斬蘆荻瘞之塋
都御史雍泰迕旨尚書不謝罷去仍察薦雍者咸罰米有
差給沮文臣三品以上不得請祭葬擅請者獄戍大明会
典成坐增例改其書盡奪供事加銜借修舉屯田奉遣者
以增出地畝追究積逋為能否者罪之出帑銀糴米民賂
脚費不償將有經明行修之舉內餘姚三人指為閣臣謝遷
所私送錦衣衛打問硬招連謝迁戍免為民許御史張鳳

鳴携家眷霸州捕盜偶逃石指揮欽坐伶人歌舞降鳳鳴徐州丐子內官張忠與其姪茂爲大盜窩主忠伏法而劉六七等乃起作亂瑾思盈貫而又矯飭叔其同類以固寵谷大用請設皇庄臨清蘇罪獻計者馮承成欲私百户邵琪瑾不可丘聚主東廠作瑾羨其事譎尚都三坊請大內買積寶其議或曰楊廷和以徇瑾遼南書兵部尚書許進不抗瑾滑遷吏部尚書其尚書劉宇內閣焦芳侍郎張綵俱百媚瑾用事坐書官安奎張彧楮考不明及都御史劉孟赴任違限或荷枷晝夜暑雨下御史徐貞獄戍邊遣謫制三邊楊一清詔獄赤辨之以翰林學士張芳知掖不拜

矯旨諭鎮江同知已故侍郎鄒志義子序謝傍乞禁兵坐
違例充軍寧夏指揮何錦等指瑾名奏安化王馳擲弄兵
名清君側瑾不省疑張永軋己伺閒言上謂永南京吉來
下即日逐永就道搒門不得入永以閒趣御前訴瑾廷蔽
之帝令置酒與永瑾平永終不懌時授永兵往討寧夏上
戎服親送東安門賜劍許便宜行事永中道聞賊已擒即
夏州撫餘黨還入朝上置酒勞永瑾永成等咸在座酒既
瑾歸第永言寧夏之變瑾激之出袖中疏瑾十七大罪且
白瑾欲反狀時上已有酒俛首曰瑾反歟何為永曰欲為
天子上曰天子任為之永曰瑾為天子如陛下將安也遂命

逮。瑾。上乘騎至瑾所、己夜中、瑾被青蟒衣出、上。駡。拳。筑。瑾。收。瑾。永等佯為解縛、送內獄、并逮瑾黨張綵、、畫、孫、李、東陽、比、瑾、事、東陽遂與永、擬、瑾。大。逆。為。道。律。籍瑾家、得僞璽一、平天冠一、袞龍袍、五爪四、蟒衣四百七十八、玉帶四千乙百六十五、餘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元寶五百萬錠、又乙百五十八萬三千零、餘珍貝、無計、又、有、藏刀、扇、密、攜、出、入、宮、禁、者、上始大怒、曰奴。果。反。矣。五年八月、磔。瑾。尸。于。市。都。民。有。以。一。錢。易。一。臠。肉。生。啖。之。新瑾親屬劉綵等十五人。俱二漢、甫十歲、術士俞倫等謂當大貴至是并論死。綵瘐死獄中。仍尸於市。初、瑾與尚書綵燕語、泣

下、錄悶甚、瑾曰、今中外怨積、當奈何、錄曰、今上未有太子、而興王世子生二歲、公能迎寘東宮、可以長富貴、瑾歎爲奇計、已而曰不如自爲之、錄悚不敢應、瑾方啜茶、以杯擲其面、至是錄不承、張永折之、曰尚書獨憶擲杯之事乎、錄語塞、時言官連章論劾諸所附瑾、永曰、瑾用事時、我曹尚不敢言、乃責而班文武罪、此瑾諸可勿問、於是閣臣李東陽、兵部尚書王敞、英國公張懋、咸上書、頌永功、或曰錄亦有救正瑾一二事、

論曰、時有余曰仁者、以星相馳名京師、瑾出從子劉二漢示之、曰、仁稱錦衣堂上、瑾捻手、他顧曰仁知不足、請

細察徐曰侯伯分券不必言也理意況吟曰仁急變曰
運作其方不至國公理又微引曰如斯而已乎曰仁復
哭曰天貴人大貴人理厚貲必理敗曰仁变姓名匿関
外後捕得曰仁法死碩偽承曰仁者而曰仁存據此与
鄉林或及所藉逆劃則懷逆有必而迹未著按匿名書
應天府上元縣然元輩有吏人滕篤於公坐門下黨之
被執拷訊轉展攀染不知其由而丹埤所遺又屬另案
擬倖開黔國公魏國公合辦攻理究亦無実總之庶人
之識非有道之世所宜見

## 劉允

劉允、係正德末年太監、時近幸言西域烏思藏、能知三生、謂之活佛、上以為然、遣允乘傳往迎之、大學士梁儲等疏止、不聽、乃以珠琲為幡幢、黃金為七供、賚法王金印袈裟及其徒饋賜、以巨萬計、敕允往返以十年為期、得便宜行事、入所經路、帶鹽茶之利、亦數萬計、允未發、導行相續、已至臨清、運船為之阻截、入峽江、舟大難進、易以艣艑、相連二百餘里、至成都、有司先期除新館、督造旬日而成、日支官廩百石、蔬菜銀亦百兩、錙官驛不足、傍取近城數十驛供之、入治入番物料、估值銀十三萬、取百工雜造、編於、

著、日夜不休、居歲餘始行、率四川指揮千户、人、甲士千人、俱西、踰兩年、至其地、皆僧號佛子者、恐中國誘害之、不肯出、允部下皆怒、欲脅以威、番人。夜劫之。奪其寳貨器械以去。軍職死者二人、士卒死者數百人、傷者半之、允乘良馬逃、僅免、復至成都、仍戒其部下諱言喪敗事、空函馳奏、時上已登遐矣、

論曰、正德中國藏之耗於西域者。百乞不止。佛法不能移奪帝。奈何。

吳經 爵史宦畢矣

吳經以太監事武宗。上親征宸濠，經先至揚州，矯上意，刷取民間處女寡婦以待。民間洶洶，有女者一夕皆適人，乘夜爭門逃匿者不可禁。知府蔣瑤詰經懇免，經大怒，叱去之。忽夜遣騎卒數人開城門，傳呼駕至，通衢燃炬，光如白日。經遍入有女家，捽以出，有匿者破垣毀屋，必得乃已，無脫者，哭聲震遠近。尋以諸婦分送院寺寄住，有一人憤恚不食死，瑤為具棺殮之。自是諸婦家皆以金贖乃得歸，餘者悉收總督府云。是時內臣得幸夥夥豹房者，銳雄忠茂而外，于經首開皇店於九門關外、張家灣、宣大等處，稅商榷利

怨聲載路每歲嶺進八萬外皆為己有創寺置庄動數
萬纂珍耆係乃前此所未有者孫和謀營園營挾勢取賂
劉養專領內官監營造侵欺料價括歛役錢公私虛耗幾
蘇進佛保趙林馬英劉纂周昂昏旦夕不離左右而進尤
親暱劉祥丘得顏大經許鉞馬錫張信始賄說雄及錢寧
出為鎮守復賄江彬扈駕巡遊與雄等張皇聲勢所至搜
剝慘于豺虎

史宣者係織造太監嘗誣奏曾閘主事王鑾沛縣知縣胡
守約詣獄南京吏科給事中孫懋等合疏有曰宣在途酗
酒作威所過縣州。棰詈折辱。聲言上賜皇棍。聽撻死官吏

勿聽已盛逼宿遷主簿孫驥杖泰州船户孫富俱死矣凡舟所過、邑里騷亂雞犬不寧近奉禁例、曳船夫上水不過二十名、下水不過八名、此旨甫下、而首犯之鎣守約乃復為所中傷乞寘重典復黍守約等官執聞、

畢真以太監鎮守江西、寧王宸濠厚結之、尋移鎮浙江、濠約南昌動、真以浙江省兜附、至是真飲御史張縉醉中謂縉、且浮白、叫月、後時事變矣、縉惺之戒從者巡視真府門嚴真令諸司以五鼓議事縉故遲之平明崇麻入往甲兵于廢寺、縉輒露之至詭云吳山燒香、縉益兵防衛、卒不得發、及濠敗伏誅

論曰時以序中有以持勝而使逆不即張不意其有
永也以謹合劉光吳經等所為可以無不得志頓欲翅
其同類以閹寵同類谷能濕帝所向不惟瑾而故瑾
諸賞猶然孫也此時內外危形已大見幸憲孝遺澤在人
不至大決嗟一綫續之關哉

關洪　崔文　芮景賢　來福　黃英　戴永　趙楹

關洪、崔文、以太監事肅皇、上感毅皇任用中官之過、御內臣頗嚴、有罪撻之至死、陳尸示戒、盡收在外中官、即給役省殿視先朝僅什一二、而洪以御馬監太監、獨剛愎自用、上念興邸舊閹、稍寬縱之、或竟矯旨、言官不能奪、崔文故以禱祠得倖、嘗矯詔獄鞫劾人、御史劉蘭發其厮養子李陽鳳奸、屬刑部尚書林俊訊治、文度不能干俊、誣上移獄鎮撫司、而執鞫告人、捶欸死、東廠太監芮景賢與文表裏用事、羅織縉紳、景賢以廠官受民訐奏、逮求平太守郭九皋、勸薄坐枉、林俊争之、不聽、會科臣劉最以論文外調、景

賢復摭它事逮還京讁戍同官劉濟復白最罪不聽而來
福者則以營逮被羅榮以司禮而熏東廠自福始也蓋是
時司禮監張佐黃英戴永等有實錄一編載獻帝睿製碣
文及各年章奏上以為功與蔭世襲則内臣與實錄纂貲
之始至四十四年黃岡縣妖民胡大順初以黃緣陶仲文
獲供事靈濟宮仲文死以奸欺斥去至是偽造萬壽金書
一帙稱呂祖所傳得之鸞筆且言祖授大順三九大冊用
黑鉛取白名曰先天汞銀鍛之則成清霞玉粉神丹服之
却疾不老遣其子玉玄隨妖人何廷玉賫以入京因道錄
司左演法藍田玉左正一羅萬象通内官監太監趙楹獻

之、上覽其書、問曰、此是甚批、扶箕者如何不來、頓未明召之也、田玉等遂詐為聖諭、徵大順入京、至則屢上書求見、上謂大學士徐階曰、自藍道行下獄、遂百孽擾宮、或有所使然者、即大順云何、階曰、大順無賴、妄用符籙、請繩之以法、上悟、詔錦衣衛逮大順田玉萬象等、問擬、不知其奸由摑也、攝其客號、匿殿檻中、伺間為大順等申辯、上大怒、付司禮監拷訊、且得田玉等通奸狀書、付法司論如律、

論曰、近侍啓居、能先上所向、除經筵日講數晷無在其羣弄中、世廟英察、頗矯前失、而於詩祠營建刑獄神仙等、不能不墮其術、洪文等是也、顧以 大學士階一

言而悟。清霞玉粉直土棄之。能矯其沈湎。難犯。頗。儀。礼。事。絶。不。閲。内。侍。一。吻。

孟冲　滕祥　陳洪

孟冲、與滕祥陳洪等為隆慶中太監、初以李芳持正祈戮、芳鋼、益横、時司禮監黄錦、蔭侄黄浦為錦衣都督僉事、以罪榮、錦死、祥為工言、起用浦、且為錦用其族人黄保等六人、以錦衣官守墓、而孟冲有私人為上林苑監、海戶王印、以事訐奏冲、取内旨、竟下印鎮撫司訊治、編成、印、而法司、不、與闗、織造使数出、初年費金四十萬、次年陳洪復請加六十萬、辯例不如意、改謟取新様、難之、傳買珠玉帖屡、即皆二三中貴出橐私藏物、髙價侵牟、祥常私創庭院、悠取厰木、工部尚書雷禮不能制、言上、頗不悅、令禮致仕、

去以悅祥內庫嘗以空頭劄傳示戶部進銀三十萬兩一
燈至費三萬金一事旬日六更明旨疑似正德時事矣
上有事于太廟諸臣揹背冠進賢冠祭服從各進饌盒以
次上食爵賞謝辭與六卿捋而溫諭遜六卿之上廷臣以
論劾得罪都太常少卿周怡外補去科臣石星李已陳吾
德御史詹仰庇尚寶司丞鄭履淳皆廷杖削籍祥等三人
弟姪蔭官錦衣衛指揮千百戶二十八洪弟都以千戶掌
鎮撫司陸錦衣使
論曰會帝祚不永沖與祥洪等即不能為堇爾為豈難
與谷馬魏陸等聯鑣而馳抑方科臣石星疏近日專擅

言官攻裴。動輒中傷。非所以示天下。坐廷杖削籍。同官張嘉賓論救。不報。時穆隆慶二年。內批盤查、買金、責貨。已不勝擧。而最甚惡太監李芳直諫。重坐戍淨軍。誅使。如武庙十五年劉瑾所為者。豈少一人哉。

魏忠賢傳

魏忠賢、初名進忠、直隸肅寧人也、姓李、妻馮、生女嫁楊六奇、酗酒流博、好逐馬、能左右射、亦中、不識字、猜狠自用、心多以儇子目之、已負甚、與其妻入自宮、萬曆中、選入司禮太監孫暹名下、得內官監馮讚扶掖、劾用甲字庫、漸裕、睹光廟在青宮、王才人已舉熹宗、遂夤緣入宮、為王才人辦膳、太監王安素嚴正。久輔翼太子有勞。太子以屬宮中事。其名下魏朝者、譽進忠於安、安信之、光廟崩、給諫楊漣疏請李選侍移宮。并及進忠。安為力救。以選侍宮中故有李進忠。遂指為一人。進忠得不問。熹宗既立、乳媼客氏

者、定興侯二妻也、十八入宮、再踰期而發、時輒封奉聖夫人、嘗私朝與朝對食、進忠間與客氏通、分朝愛、而入至互爭客氏于乾清宮之煖閣、夜喧御起、帝語客氏即何向朕為決、主之客氏故向進忠也、進忠舜與客氏矯逐朝鳳陽、中道縊殺之、朝素與帝卧起、帝不能庇、祖制乾清東西各室五、宮人有名封、君之、帝勸為客氏移乾西、鐘鼓飲食、裀褥鋪設侈靡踰等、許肩輿往來、如妃嬪體、止缺一青紗蓋、即乾清宮前、不下、尋改住咸安宮、所為威儀、中宮與諸貴、妃、弗及也、出沐、呼殿侍從之盛、若雲屯、日三時輟御膳以賜、所君郎、按進忠或聽所私旬日不進、則進忠必促之、帝

亦時使人候寒溫也客氏所進膳名老太家膳帝意頗甘之則進忠以前故改名忠賢與王體乾李永貞及客氏分辦而四常導帝走馬亦獵手刺狐兎為樂或泛水作戲衛丸瀉珠多出意表帝為一笑帝親鑿削營小室玉階下解衣鼓掌躊躇頓脚成而喜未幾而棄之方經營滿志體乾等奏文書前帝未嘗聽聞第曰好為之忠賢生日見外廷呼祝殊等諸內卑乾請西冊壚者帶偃擬擊閒有躡足痛恐況前者千歲之聲殷訇若雷至客氏生日則閣寺僕僕為數日不寐矣會御史方震孺疏逐客魏王安特先帝顧命正色出客氏詰忠賢自新帝失容氏為不食者移

田。于是客魏比西李、必中安、西李者、李選侍也、客氏旋復入宮、而安肅有司禮之命、客魏居中、嗾言官霍維華劾安矯旨降南海子淨軍、而令劉朝提督南海、殺安、朝野惜之、天啓元年冬、陞忠賢秉筆、秉筆不識字、歷朝無之、穆廟孟冲、神廟張明。及忠賢、孫暹、王朝輔、數人而已。詔授客氏子侯國興錦衣衛指揮使、戶部仍給田二十頃為護墳香火、而忠賢以侍衛有功、附叙陵工、言官倪思輝、侯震暘等。次。第。奏。劾。皆以傳奉外謫、吏部尚書周嘉謨、大學士劉一燝等。先。論。救。免。已忠賢諷大學士沈㴶贊上內操、宮中烽火、達晝夜、皇子生、震驚不育、言官惠世揚劾㴶、亦被謫、于是

御史周宗建、詞林文震孟、鄭鄤、太僕卿滿朝薦等、復直糾忠賢擅制、不報。時鄒元標、馮從吾、孫慎行等講學京師、比魏科臣傅櫆、朱童蒙、至擬元標等為妖黨、致仕歸、尋亦削籍、而霍維華、孫杰等攝京堂、顧秉謙、魏廣微入閣辦事矣、忠賢既殺王安、益肆、設內標萬人、衣甲出入、令內監王進試銃上前、磁裂、進失左手、不可得、幾危上、三年、忠賢掌東廠、創設之枷、威劫皇親、以錦衣衛田爾耕酷烈可任、加太子太保、許顯純掌北鎮撫理刑、傅繼教、傅應星、陳居恭等、拾摭訛諭、片語遺忤、駕帖立下、忠賢嘗進香涿州、警蹕傳呼、儼於帝駕、道路紛擁、凡建宮戲子、蹤跡茶厨諸般、不下

一二萬人大與數百東玉而為之前後鳴鏑之聲不絕于耳聲奏簇仿戶項音以迎夏載冰如山冬驅火幾百廂也御前緊要則李永貞石元雅涂文輔等飛聞之至有狂奔死者良馬亦為氣盡而客氏與忠賢盜矯上旨誣陷中宮至奉御無狀殺先帝選侍趙氏及帝裕妃張氏生馮貴妃誣以咒死于郊天之日胡貴妃被鴆以暴疾聞而成妃李氏革封絕飲食幾斃誣害外戚張國紀幾危中宮外戚李承恩管繫備受五毒御史李應昇黃尊素等交章抗奏而副都御史楊漣二十四罪之疏入則盡發其奸忠賢亦稍動走結輔臣韓爌為之地爌不納則廣微又附忠賢同籍為溫

處澹補牘而奏勸上下視朝者二日于

忠賢之疏兩六七十不下數百入咸不聞也

熛以請廢銅盤中顯作忠賢亦豔杖下御史林

汝翥道皆內侍大者被逮急乃去自詣遵化獄亦就杖

幾斃大學士葉向高與翥同鄉被騷予告歸廣微乃以已

意點次縉紳一冊曰東林為邪黨約六七十人葉向高韓爌等隨

有天鑒錄于前所點次有增溢孫承宗劉一燝李邦華孫居相等次列東

林脅從孫鼎相徐良彥等既溫作同志錄于天鑒更有增溢陳宗器易

應昌張慎言惠世揚賀世壽張光前等未幾復按演義水滸小說天罡地煞

目色共一百八人名為點將錄天罡星托塔天王李三才及時雨葉向高浪子錢謙

益、聖手書生文震孟、白面郎君鄭鄤、霹靂火惠世揚、大刀
楊漣、智多星繆昌期等三十六人、地煞星、神機軍師顧大
章、旱地忽律游士任、鼓上而列不附東林手天鑒之後共
皂汪文言等七十二人、顧秉謙、魏廣微、馮銓、王紹徽、王永光、霍維華、徐
五、十六、人、大化、周應秋、崔呈秀、闞鳴泰、王在晉、楊維垣、卓
邁、倪文煥、李魯生、吳淳夫、孫國禎、
劉廷元、黃克纘、梁夢環、曹欽程等、沒皆為魏黨最烈、日事
摘發、諸庚旨、統自東謙出之、十月、上有事太廟、廣微微至、
言官魏大中李應昇先○後○直○糾○之○廣微益恨自是輒出中
旨、凡猜忤、魏黨咸、削奪降調、部署一空或稱中旨非例、李
奏牘、有　魏中者、帝也、中者之旨、不中、出、領
、喜、四年、復起用阮大鋮等十一人、謀一網非
一經略熊廷弼、支賄諸賢、而以中書汪文言為

奪、酷毅、懸坐楊漣左光斗、魏大
繆昌期、李、
順昌
追索益來含篤誣、
通聞死、中書舍人吳德以手評工部死、揚州
知府劉鐸、題詩、含諷、咀呪死、官蔣應暘、代白送粥、
坐、妾、揭死左都御史高攀龍、追逮急、赴水死、中書吳養春、
坐私估黃山、獄死、妻子不勝追賠、成、縊死、僉都御史周起
元、初忤呈秀、用太監李寔空印文書、強填罪、死、諸不可數、
至于發遣削奪、酷追波累、海內驚惶、夜不帖眠、旗較喝噬、
血肉零落、僵側不斂、尚書趙南星、御史毛士龍並遣戍、陳
子壯、陳熙昌、王永先、夏嘉遇 植、

王心一、劉大人、冀汝楠、高弘圖等並削。復矯脩三朝典
籍。惠世揚、夏之令、方震孺等詔獄不測。
以嬀栖擊細九移窟慫三業、知記是非用涇瑕玉田者副使
曹學佺、秋萊杞罷與要典、殊、觝牾削籍。上嘗視太學，忠賢
踰制僭坐、大臣不復賜茶。祭方澤還，導遊西苑，上與所嬖
少璫高永壽、劉中源等手刺小刀為樂，中流風颺，帝溺，忠
賢方與客氏酣別舟，入水以淺，起乃起。時救帝者為
中官譚敬、高鄖竟死。忠賢嬪盜覇
厥工　止加　七　奪以
功加
人武　任良

閩閩
兩、粵、
忠賢上○。　象
顯、忠賢庄田二千　國公　國生祠
滿天下○始于浙之西　口閩壯繆岳武穆　額曰普德
普惠、德馨、活恩、隆恩人〻茂勳、昭〻懷勳、戴德、成德、報德
嘉德、報功、隆仁、顯德、祝恩、崇德、〻原、洽恩、懷仁、崇仁、彰德
崇功、存仁、隆德、顯名不勝數、像以沉香○綴金珠為臟腑○簪首髻花○甫上
冠、匠偶批其顱許〻○小璫○至○擁○肩○踴○如○護父○創○順天巡撫
劉詔諂像、竟○行五○拜○三○叩○頭○禮、以達化道耿如松半揖不
順德府推官方士翰為諸貴戲侮不替詞者
恭、薊州道胡士容傲不建生祠、咸詔獄、監生陸萬齡、復請

建祠于國學之旁、至云孔子成春秋、上公作要典孔子誅
少正卯、上公殲東林、功德相侔、温育許之、遂有張生者、方
祖嵩啟之議、忽○瘋○狂○大○呼○先○賢○季○路○手○批○之○立○斃○七年、
以整理關東功加恩忠賢三等○蔭弟侄一人錦衣指揮使○
世襲○三殿告成、加寧國良卿太子太保、代郊天○代享太廟○
代填祝版○其襲伯爵錦衣指揮魏 望、進秩少師、封魏良
棟為東安伯○魏鵬翼為安平伯○ 翼、僅二
滕家氏 衣指 、總
漕運、
諷生、 之訪